



留與學在大學以後

都計系／林書嫻

十八歲時，我隻身來到成大就讀都市計劃學系，都計系的特色之一是為了認識城市與空間，從一開始以校園為設計對象，再到以臺南甚至周邊縣市為田野，我也因此深入「走」過臺南許多地方，從二年級的海安路一帶、安南區，到四年級自選的臺南中仍保留歷史紋理的喜樹、三崁店等舊社區，也養成我喜歡用行走探索都市的習慣，後來在日本生活或旅行也喜歡隨意漫步、到處探勘。都計系的必修學分不少，還有一到四年級循序漸進的實習課程，除此之外要求六學分的選修，可修第二外文或是其它規定科目。我因而從大一開始選修日文，雖然因為必修關係，每學期都修不同老師的課，有的著重聽說、有的是讀寫，卻反而奠定了不錯的基礎，等到大四，只剩下實習課學分的我，為達到每學期最低學分數的規定，開始了一整年「偽」外文系日文組學生之路，還跟著在畢業公演粉墨登場。

留學契機與日本研究室生活

成大畢業後，轉到臺北繼續念相關研究所，原本並未考慮出國留學，但因為大學第二外文的基礎讓我考取日檢1級，而有了赴早稻田大學交換的機會，

在研二的三月來到早大，進入建築專攻下的都市計畫系列研究所展開為期一年的留學生活。日本研究所通常是以研究室為單位，我們都會自稱隸屬「XX（教授姓氏）研」，雖然同一屆建築專攻有二百人左右，但當時同研究室的同期研一生包括我是七個人，除了講習類課堂外，我們還須一起進行當年度的實習課程（project），內容則與老師專精的社區營造與景觀有關。較為不同的是這些實習案多是實際受到相關單位委託或是獲得經費的研究計畫。這堂課沒有固定上課時間，主要由助理教授、博班學長姐帶領我們進行，雖說如此，我們七個人每週還是花費大量時間在討論等前置作業上。當時我們有兩個實習案，一是在神奈川某地以口述歷史為基礎思考如何活化已廢校中學的空間，一是在新瀉的梯田景觀保存。

留學的前幾個月其實是有些挫折的，在人際關係上，大學部學生在大四時就會選研究室，畢業後通常也會升學留在同一研究室，所以我那六位同學從大四起就已彼此熟悉。另一方面雖然考過日檢，但聽、說的反應仍然沒有那麼快，同學們常討論討論著就忘記有我這唯一外國人的存在，用著正常速度飛快地對話，往往當我想提出意見時，話題已經轉換。而我們以口述歷史為基礎的實習案，面對居民的濃厚口音我也很難協助聽打等。但在不甘寂寞之下，我仍從中找到能有所貢獻的部分並在討論時率先提出，像是文字檔編排或是GIS操作等。現在回想起來，相當感謝那一年充實的生活，每週至少花費數十小時與同學們耗在一起做實習，甚至舉辦居民工作坊的前一天在研究室準備道具到半夜二、三點，日文進步速度可說飛快。其實多數時候大家

並不會對外國人太過苛責，只是自己內心過不去而已，這時候懂得適時放下或選擇聽過就忘相當重要。何況，因為是「外人」所以從我們自己的文化與生活經驗出發常可對事物提出與當地人、日本人有別的特點，怎麼樣樂觀看待自己的劣勢甚至化為優勢，我想是在異地生活須多加磨練的技能。

日本大學另一項特色是「合宿」，簡而言之是研究室全員一同到某地宿營，我們的行程通常是一路發表論文進度到傍晚，晚上則是宴會或燒烤大會，隔天返回東京前來場壘球賽，地點則在隸屬於早大的合宿設施。這邊也不得不提及日本的另一項文化「飲み会（NOMIKAI）」，各種團體總是找理由聚餐，在小酌、吃吃喝喝下交流感情，研究室每年會有幾次全員參加的「飲み会」，最傷的當然是荷包，通常一次要花費3~5000日幣不等。

重回日本

畢業後在臺灣就業，雖然工作跟日文毫無相關，卻在因緣際會下開始翻譯的副業，也透過PTT認識定



與研究所同學們的互動。



在日本各地參與田野調查。

期一起練說的朋友，算是勉強維持住日文程度。幾年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接獲留學時研究室教授邀請，毅然決然辭去工作重返東京擔任研究助理。這次沒有宿舍可住，加上跨國租屋困難，我在出發前先預訂了一個月的Guest house當作臨時住處，途中也有因外國人身份被拒，但仍幸運地在限期一個月內找到新家。日本租屋一般來說在簽訂租屋契約時要一次付清禮金、押金、首月租金、仲介等手續費等，大約是四到五個月份的房租。租屋基本上均透過房仲，禮金據傳是源自過去租屋不足產生的陋習，用以感謝房東出借，算是日本的特殊文化，現在也有不少不需禮金、仲介費的租屋。

研究助理的工作除了研究、帶領學生進行實習案、負責報帳等雜務，還要參加「ゼミ（ZEMI，來自英

文的Seminar）」，其是日本大學的文化之一，可以想成讀書小組，雖然各處作法不盡相同，我們研究室是依研究主題區分，小組成員由大四到博班、助理等組成，每週聚會中由前輩帶領後輩閱讀文獻、討論論文等。

而這幾年我們的實習田野都在奈良，其中一個位於歷史街區，一個位於鄉村地區，兩者都透過大量居民訪談建立起不同於書面「正史」的生活歷史，以這些為基礎發展如空屋活化、高齡者健康、增進農村魅力等試圖解決社會課題的方案並加以執行。例如前者分別以老在地人與新近遷入者為對象進行訪談，集結在地人從小到大生活經驗形成街區的生活史，對新遷入者同樣以時間序列請他們回憶某些關鍵時間點，像是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找了誰協助、因

為什麼樣的契機參加了什麼活動等，再找出交集或類似的循序漸進路徑，以了解初來乍到某地如何安頓、融入社區的普遍過程。這些成果也編印成冊，希望能對「新人」了解社區有所貢獻。後者是為推銷農村觀光，試圖整理出可能的行程選項，透過基礎調查我們設定一份行程應包含「配合季節的農業體驗」、「在生活中運用植物的知識學習」、「敘事農村散步」，如最後一項是為了在看似平常的鄉村裡找出不一樣的故事，透過文獻、居民訪談取得許多在地的片段記憶，再將它們連結到實際的地點，另一方面則透過景觀評估將前述地點連結出一條景色優美的散步路徑，搭配故事向參加者說明。¹

只不過，學術單位與一般社區營造工作最大的差異在於除了要對地區居民有直接貢獻，更必須思索在學理上如何發展或梳理成論，因此我們也會花大量時間在這部分。另一方面或許是日本文化特性，我們在每次工作坊之前總是要擬定一套劇本，鉅細靡遺寫下各種道具數量、角色、臺詞腳本，透過角色扮演不斷演練，並預先設想突發狀況與應對方式。

海外生活最重要的是自我調適

異地生活需面對大量在迥異文化成長的人們，我們之間缺乏「集體記憶」，有時候連笑點都很難同步，又與家人、以往在臺灣建立的人際網絡只能透過虛擬空間連結，我曾經請同在東京生活、工作的臺灣朋友（毫不嚴謹地抽樣）填寫UCLA孤獨（Loneliness）量表的簡易版，結果20-40歲的八人中二人中度、六人重度孤獨。他們都非處於孤立（Solitude）狀態，有些甚至交友廣闊、在工作上發展極佳，卻仍感到孤單。我自認是不擅交際的人種，但卻蠻會從生活中找樂趣或苦中作樂，懂得享受孤獨或許是獨自生活的重要技能。

一般對日本的刻板印象如「排外」、「禮數過多」、「不能跟別人不一樣」、「性別歧視」等，

1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考敝單位網站：<https://pi-mbt.wixsite.com/home>



社區營造工作花絮。

雖身處大學環境相對單純，但普遍來說確實或多或少還是有上述情況，我認為尤以性別歧視²最為明顯，或許不到「歧視」，但相對臺灣而言女性明顯受到更多無形束縛，當然世上人百百種無法一概而論，所以某部分端看自己如何調適，無法接受只能想方設法反抗或不去在意，並時時保持反思的敏銳度，不讓自己被同化。我很難同理那些「某地生活就是怎麼樣、怎麼樣」的文章，每個人都有其生存之道，個中滋味也只有親身體驗才得以明瞭，但在誤打誤撞走上留學之路後，最大的感觸是如果有機會、沒什麼顧慮的話我相當鼓勵交換留學，因為獲得的幾乎都比付出的成本高出許多。

2 世界經濟論壇所公布的性別落差指數（The Global Gender Gap Index），2018年的最新報告中，日本在149國中排名110。

林書嫻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臺灣大學城鄉所、早稻田大學創造理工學研究科建築專攻碩士，專長偏向都市計畫與提案型社區營造。身兼譯者。